

快书、快板、琴书等曲艺形式齐聚百姓大舞台 山东大鼓融京腔，古曲有了新韵



李连伟表演快板书《猪八戒拱地》。



刘娟(右)、胡娜表演山东大鼓《战马超》。

本报讯(记者 刘雨涵)
3日晚,由本报和山东省文化馆主办的百姓大舞台,给泉城市民上演了一场曲艺杂谈:山东快书、山东大鼓、快板书、相声、琴书、双簧等曲艺形式纷纷登台亮相,接受观众检阅,现场观众听得津津有味,乐在其中。

正式开演之前,现场就已经座无虚席,随着演出的开始观众越聚越多,其间白发老人居多,有的还拄着拐杖。演出开场是山东快书《抗洪小夜曲》,台上表演的是5个孩子,最小的10岁,最大的也只有16岁,他们都是“山东快书进校园”活动培养的小演员。孩子们的声音虽然稚嫩,但是表演起来却十分老练,穿着紫色长衫的小演员徐蕾更是架势十足,从小就酷爱曲艺的她曾在央视少儿才艺大赛中获得过金奖。

山东大鼓是山东最古老的曲艺种类之一,很多年轻观众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门失而复得的艺术。对山东大鼓的复原和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刘娟说,山东大鼓原来叫做犁铧大鼓,过去是在田间地头上用犁耙前的铁片来演唱的。“上世纪40年代是山东大鼓最火的时候,以前的收音机都叫‘戏匣子’,听戏的人多,后来随着电视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出现,山东大鼓逐渐衰落下去,经过了40多年的销声匿迹,直到2002

年,为纪念香港回归5周年,才又重新挖掘出了山东大鼓这门山东独有的曲艺种类。”当晚刘娟为观众表演了山东大鼓经典曲目《战马超》,在继承老传统的基础上,她还借鉴了新的元素,“以前山东大鼓的节奏特别慢,哎嗨哟呀特别多,可能观众上了一趟厕所回来还在那哎嗨哎嗨。我就将不适合现代节奏的部分改了,加快唱腔,并且借鉴姊妹艺术,吸收了京剧、黄梅戏的成分,以达到古曲新韵。”

李连伟表演的快板书《猪八戒拱地》也是翻新传统之作,他凭借这个节目获得了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。该作品根据《西游记》改编,又加入了时尚化的语言,甚至添加了RAP节奏,“快板是一门传统曲艺,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能够与观众真正融合。”今年64岁的李连伟说快板已经有50多年,“快板过去被叫做‘撂地儿’,当年老艺人拿白石灰在地上撒个圈儿就开始表演,主要是说《水浒》、说《三国》这样的大书。解放后快板开始走上舞台,去掉了原来一些糟粕的东西,说新唱新。”李连伟师从王凤山,是王派快板的传人,“王派的表演更贴近百姓,表演自如,更加俏皮。此外还有李润杰的李派快板和高凤山的高派快板,李派的特点是动作大,而高派则是嗓门大,声音高亢。”

赢了数据输了口碑,如此现实很尴尬



人们寄望于“五美”在新一季里的个人经历和三观碰撞,能够带来全新的生活与情感共鸣,但《欢乐颂2》开播至今,不仅剧情发展缓慢,且上一季构筑的精神广厦也全盘崩坏,多数时候只停留在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的浅薄表达上,失去了对生活内部进行探讨的愿望。

应该说《欢乐颂》第一季的横空出世,很大程度上来自自由“五美”的身世背景和奋斗经历而衍生出来的话题,它由此成为一部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。《欢乐颂2》仿佛是创作者信心缺失的呈堂证供,对社会热点话题的盲目追求使它彻底沦为

了又一个平庸且单薄的流水线产品:樊胜美折射出都市人的房产依赖症,关雎尔体会了时下年轻人共同经历的催婚和相亲,安迪陷入“小三疑云”和原配的婚姻保卫战,曲筱绡接受着两性关系中物质基础悬殊的爱情考验,而邱莹莹面对的“处女情结”问题,更是与戏外以“贞操是女性最好的嫁妆”为题的某讲座一起掀起了一场全民“奇葩说”,还有目前已经露出端倪的婆媳关系……在这些强行拼贴,缺乏贯穿、貌似呈现现代女性生存现状的话题元素中,我们看不到用旺盛、充沛的戏剧动力来讲述新的时代故事,充其量只是描写了部分现阶段的焦虑不安。创作者带着一帮面目模糊的群体,建筑着没有地基的女性形象,只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产生了惺惺相惜的塑料花姐妹情,但已经不再反思个人存在的价值和

意义,而是在各种话题的乱炖中沦为了爱情毒鸡汤的文本分析材料。

与其说《欢乐颂2》是在反映现实,不如说它是在消费现实——披着“现实主义”的外壳,盖住那颗赚取流量的野心,赢了数据却输了口碑。

为什么一些电视剧仅凭几个热点话题,就可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?因为这些话题切合了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,具有生活的质感。上世纪90年代初的《渴望》曾经引发“万人空巷说慧芳”的盛景,呼应了当时社会对“真诚做人”的渴望,新世纪后的《双面胶》《奋斗》《裸婚时代》等也都是“现实主义”的胜利。

但这些都是属于全媒体营销时代之前的作品,话题的讨论往往具有自发性。而在今天资本裹挟的影视市场,每个热点话题的背后,实则隐藏着看不

见的“营销”二字。“五美”在微博上用热点狂轰滥炸,连剧中的一帮男性配角也换着花样把热搜上了个遍。这一现象释放出的,已经不是当今电视艺术的简单粗暴。

以话题绑架收视——《欢乐颂2》所延续的,就是这样一条近年来盛行的路径。如果说这部剧还有什么和现实沾边的地方,或许就是它以现实主义和社会话题为幌子,展现了一种最适合当下影视市场的魔幻现实主义。从电视剧中无所不在的众多植入广告可以看出,在赞助商面前,所有的强迫症和细节控都是可以治愈的。

本来可能成为一部看见时代的喧嚣,并记录下这个喧嚣时代的经典,最终却因为创作者的短视,落在了浅尝辄止的道路上。《欢乐颂2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(徐爽)

